



雁 郊 原 乡

东山町三条小河汇聚小桥眼，从广字口流入蒸水支流柿江河，中间那条从老家屋场前流过。湘桂铁路高地跨过小河，筑路挖就的大河堰拦蓄南北两汪河水。河水从铁路涵洞穿流，沿着荷丛闪开的水道，径直冲向石砌的堰闸，跌入桥眼，丰水时水声隆隆，枯水时溪流潺潺。堰闸上的石板桥双板两搭，凿造的桥板早已磨光了棱角。桥西头是全屋场挑水浆洗的码头，石板边缘留有几处磨刀的光滑凹陷。

河水跌进桥眼深潭，转入一丈多宽的河道，蜿蜒向北流去。两岸柳树一株挨着一株，树干歪歪扭扭，大都老朽空心，一例的向着河心匍匐。粗大的树根虬龙般爬伸，棕皮样的细黑根将岸坡织得密密实实。有些树根越过河床，混进对岸的根丛，盘根错节，分不清根的源头。两岸的柳枝在河面上合拢，河道犹如在柳枝织就的林荫隧道穿行。

河柳最美的风姿，恰在早春二月。那时，各色枯枝都还未睡醒，垂柳经不住几日和风的煽动，枝条泛起青绿，枝节骨一夜之间鼓胀起来。一早路过河边，惊喜发现满树拱出嫩白的芽孢，由不得感慨“春风和煦柳先知”。两岸披着芽孢的柳枝，悬垂于半河清水之上，齐齐迎接春风的抚弄。有时一夜寒风袭来，吹落的芽孢漂浮在清澈的河水上，逗得馋鱼儿吸食，翻出一个个水圈。芽孢绽开，柳叶一天一个样子，缀成根根嫩绿条，如珠帘般曼妙地垂挂着，直觉得说不出的美。后来读到贺知章《咏柳》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似剪刀”，刻骨铭心地崇拜诗意描绘的精妙，痛感自己想象力苍白。

不出半月，河柳绿荫如盖，高处望去，沿河塑出一条宽大的淡绿带子，弯弯曲曲向小桥眼方向延展。春雨助长河水，春风催促柳枝得寸进尺地下垂，叶尖渐渐能够轻拂河面，搅得小鱼一阵一阵乱窜。柳枝开出桑葚籽样的花，雪白的柳絮四散飘飞，落入河面的，厚厚累积在河湾的静水处。春雨滋润夹在柳树间的几株桑树，很快赶上柳树如瀑的绿荫，一同覆盖河道，远观几乎看不见水流。细雨缠绵时，田野一片空濛，柳丝雨丝飘忽，如烟似雾，河柳笼罩着仙气似的，时隐时现。薄云蔽日，柳烟如画，难辨云色、水色、柳色。立于堰闸石板桥，恍若溪流凝滞，充耳不闻，全然物我两忘。

盛夏，椭圆形柳叶长成两寸多长，渐渐变成深绿色。新长的枝条由嫩绿变墨绿，跟老枝条一样柔韧。柳树的树胶像黄褐色的果冻，吸引知了安家落户，吵热清幽的河道。我们结伴来到河边，不单是嘴馋桑葚，顺势想抓几只知了。模仿战斗影片的样子，摘几根枝条，编个柳条环戴在头上，扮作小小游击队员。胆大的伙伴冲锋陷阵，爬上有蝉鸣

河柳河柳

陆亚利

的柳树，树下的伙伴悄声指指点点。每一回，或是知了惊走，或是高不可攀，收获并不多。有一株老柳树，几乎横卧河面，与对岸一棵小柳树相交。调皮的伙伴，麻着胆子从老树爬向小树过河。对接的地方有空隙，稍不注意就会摔入河里。有几个人来回爬过几趟，觉着十分刺激。终于有一回，一个体力不强的伙计失手掉进河里，双手在水里乱刨，吓得树上、岸上的人乱作一团。好在河水不深，那位伙计有点打泡翘的基础，才狼狽地爬上岸，没有出大事。后来，大人们知道了，大家都挨了一顿狠狠的训斥。

柳树速生，木质疏松，派不上什么用途。老朽的枝桠砍下作柴火，细嫩点的作菜橐都不太合适，因为插进泥里居然生根长叶，影响瓜菜生长。记忆中，河柳的细根须倒是派上大用场。那时郊区西湖大队养鱼出名，自繁鱼苗需要模拟自然河道环境，遂派一位亲戚穿上时髦的雨裤，到门前河割柳须、捞水草。我们小伙计们感到很是新鲜，竟然一直沿河跟随看热闹，帮着将湿漉漉的根须拖上岸。收完晚稻，生产队大积绿肥，从山坡刨草皮运送町里沤草籽田沟沓。过石板桥太绕路，队上巧借一株近乎平行匍匐河面的柳树，绑接几根粗树，搭起一座临时便桥，省去一两里路，大大提升劳动效率。社员眼里中看不中用的柳树，竟然派上大用场。年轻男人过桥故意摇晃，惊得女人一阵尖叫，给枯燥的劳动增添了些许乐趣。

因为浇灌的便利，河道两岸辟出形状不一的菜土。丰水时用长把勺舀河水浇菜，枯水时占点禾田水的便宜。土肥水足，一畦畦菜土，四季蔬菜花叶交错，从不断茬。砍些粗柳枝作瓜棚，借势斜卧的柳树，牢牢实实架立河中。水面吊垂的冬瓜、丝瓜、苦瓜倒影，时不时被泡刁子鱼翻出的涟漪弄碎。辣椒魔幻般由嫩绿变成紫红、鲜红，一绺绺清白色豆角吊满菜橐，香瓜悄悄躲进柳树根蔕生的细柳丛中。黄瓜青春易逝，早已叶黄藤枯，茄子成熟的暗紫一直延续到深秋。

柳叶春天生发最早，秋日枯黄也早。满垌的晚稻还刚翻起金黄的稻浪，蜡黄的柳叶飘落，随浅浅的河水漂流。褪去绿叶，下垂的柳树枝条如梳理整齐的发丝，排列在河的两岸，任由秋风吹拂，写意地在清亮的河水里晃动。河水倒影着早归的大雁，写着一字、八字，飞过高天。

进入冬季，草籽田还未泛青，萝卜、白菜、葱蒜的青绿，在肃杀土地上释放生机。枯柳闲垂，随风摇曳，毫不在意菜地的绿，兀自积蓄早春萌动的力量。寒风再度刮糙柳树皴裂的黑皮，添就一圈年轮。冻雨来了，冰凌严严实实包裹细细的柳枝，随风晃出冰渣碎裂的声音，仿佛敲醒生命的萌芽不要睡得太沉太沉。

而今，河柳已被城市吞灭，却常留在我的梦里。以河柳的生命力，在另一条河流苏醒、复活过来，应该不难！



中秋琐记

邓小鹏

回家的欲望占了上风。圆月好像家人的笑脸，总在前方迎着我。我大步流星，心里想着明年高考的命运——如果还考不上学校，跳不出“农门”，怎对得起辛勤劳动省吃俭用送我复读的家人呢？

回到家，妹妹惊讶地问：“你才去几天，怎么又回家了？”还是母亲理解我：“第一次离家在外，生活不习惯。想家了吧？”说得我鼻子一酸，眼里噙满泪花。

吃过晚饭，妹妹仍像我小时候一样，围着打糍粑的地方转，高兴地吃着糍粑。可我已没有了从前的那份欢快的心情。虽然没有“人有悲欢离合”的愁绪，却有了“月有阴晴圆缺”的体会，深觉世事难料，前途渺茫。父亲知道我的心思，把糍粑送到我手上，说：“吃吧！大老远的赶回来不容易。”

第二年，我幸运地成了村里的第一名大学生。也是刚入学几天，就到了中秋节。心情开朗了，觉得学校一切都新鲜而美好，充满诱惑。同学之间虽然口音不同，但刚接触，就能称兄道弟地亲热。吃过晚饭，我们七八个同学相约，买了一个特大的月饼和一些水果饮料，来到河边的草地上，赏月过节。

我们围着月饼，席地而坐。月饼似乎比天上的月亮还要大，旁边围着云朵似的水果。月亮照在河面上，波光粼粼，仿佛无数目光羡慕着我们这些莘莘学子。晚风徐来，水声泠泠，我们一边吃月饼，一边各自讲述家乡中秋过节轶事。最后，我们拿着饮料碰杯，仰望天空，共同祝愿，齐声高呼：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”心中充满了探索的激情。虽然最后吼出了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”，但我们并不孤独和忧愁，心里像晴空一样明朗。

“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此事古难全。”不同的中秋，自然有不同的情境。

织就天边的那片云彩

陈自锋

悬垂在天际的索道不知疲倦地运转着，像一条完美的弧线勾勒出夕阳下天空的美，一辆辆缆车慢慢蠕动，最终消失在去往天门仙山的云雾里。张家界不愧是闻名遐迩的旅游胜地，数不尽的苍茫的大山和澧水河分支造就许多自然奇观，像天门山、武陵源、金鞭溪、大峡谷……都是令人神往的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作。然而，我们这群来自上海的学生却与它们无缘，因为我们忙碌在社会实践的工作中。

作为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的社会实践团的队员，我们选择“土家锦的文化与传承”作为实践调研的主题，一行12人，背上书包，在上千张问卷的调查里寻求答案。

我们拂晓就出发，坐了三四个小时的山路车，来到龙山县苗儿滩捞车河村，采访我国国家级土家织锦传承人刘代斌大师。刘老师家就在捞车河村的土家古村落，这里也是慈巴拉景区的著名景点，让我们感动的是，刚下车便看到刘老师在村口等着我们。在刘老师的带领下，我们穿过长亭，沿竹林而下、从一座座土家古楼旁掠过，经过一片荷花淀，便到了刘老师的家中。同学们和刘老师一接触便发现，这位名扬中外的织锦工艺大师竟如同邻家阿婆一样和蔼可

亲，我们放下了仅有的一丝拘谨，和这位阿婆无所不谈。

之前就听说，刘老师从12岁开始织锦，已有50年的织造经验。在政府的帮助下，她创办工厂、传习所，营造了土家锦学习与交流的氛围，为土家锦的传承与发扬做出了骄人的贡献。我们问到了土家锦的继承问题，刘老师娓娓道来。众所周知，织锦织造耗时长，过程繁杂，尤其是斜纹织锦更是十分复杂，刘老师十分希望人们不要放弃斜纹织造，要更加重视斜纹。随后，同学们一起去传习所参观。传习所里有各种类型的织机，各种珍藏的织锦，我们也有幸见到了刘老师的一些代表作，如《椅子花》《耙耙架》等。

如今土家族人通过自己织造的土家锦，在传承技艺与文化的同时也走向致富的道路，用自己的双手与智慧“织就天边的那片云彩”。据统计，捞车河村每年仅土家织锦一项就创收100多万元。就像刘老师说的那样：“现在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上了土家织锦，越来越多的捞车河村民通过织锦走上了致富的道路，土家织锦的春天真的来了！”

一路寻访，实践团的队员们从一开始的失落到欣慰，最终收获了惊喜。